

男人的手帕

張系國



系
90

洪範文學叢書◎

男人的手帕

張系國

洪乾書店印行



版權所有

男手的人帕

洪範學叢書

著者：張系國
發行人：孫致兒

出版者：洪範書店有限公司
臺北市廈門街一三巷一七一一號二樓

臺北郵局六一五三號信箱
三九二七五七七·三九四六七九〇

郵政劃撥：○一〇七四〇二一〇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業字第1425號

印刷廠：永裕印刷廠

法律顧問：陳長文（理律法律事務所）

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

（換調回寄請誤錯訂裝損破頁缺）

定價110元

張系國

江西南昌人，民國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）生於重慶，童年來臺，新竹中學畢業後入臺大電機系，留美在柏克萊(Berkeley)加州大學獲博士學位；曾任教職於康乃爾大學(Cornell)、伊利諾大學(Illinois)、國立交通大學、伊州理工學院(IIT)，現任匹茲堡大學(Pittsburgh)教授，並創辦知識系統學院。張系國以文學創作及時論雜文知名，出版著作近二十種。

(均洪範版)，風行海内外。「男人的手帕」為作者專業研究和小說寫作以外，小品雜文之結集，代表近期觀察和思考的結果，體驗現實社會之是非，其感慨與時尚推移，多涉男女人情關係，幽默中自有諷諭，一個知識份子的趣味和智慧於焉展現，為喜愛張系國著作者不能錯過的一本書。

目 次

第一輯 坦白從嚴

男人的手帕	一
硬點子不碎	二
沙豬語錄	三
沙豬的迷思	四
一家兩治	五
中式婚姻	六
普樂會	七

坦白從嚴……三七

不出走的諾拉……三八

查泰萊夫人的情人……三九

男人究竟要什麼？……四零

女魔頭武功高……四一

台灣太太受騙記……四二

成功的女人……四三

女人世界裏的殘燭……四四

小紅帽與大壞狼……四五

齊人的誠實……四五

六對佳偶……五五

鴨的外遇……五六

霍亂歲月的愛情……五七

人魚王子 九
古城春色 一五
第二輯 舊情綿綿

舊情綿綿	二
泱泱小國	五
大乘肢語	三
上錯飛機搭錯車	七
老魔頭武功差	三
台灣需要笑匠	三
掃除「民盲」	四
誰該讀書	四
柴玲贊	五

夜讀張愛玲……	一五
霧鎖南洋……	一七
俠解……	一七
懷疑就是最大的恩寵……	一七
封神記……	一八
裸的文化……	一八
黃色的街燈……	一八
項羽門徒……	一九
後現代的迷思……	一九
代後記：刺青的維納斯……	二〇三

第一輯

坦白從嚴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男人的手帕

在台北做的糗事，至今想來，仍然不能釋懷。

一位女士請我喫飯，席間突然打了個噴嚏。我很有紳士風度的掏出手帕遞給她，卻惹得她睁大眼睛問：「現在還有男人用手帕啊？」

我大惑不解，反問道：「男人不用手帕，用什麼？」她笑而不答。我更加疑惑，攔住侍者問：「你有手帕嗎？」那人怔住，一時不知如何回答。我心想，是我問錯了，他大約以爲我搞同性戀哩，忙說：「我不是要借用你的手帕，我是問你，用不用手帕？」侍者這才改顏笑道：「當然不用手帕。」「不用手帕，你用

什麼？」「面紙。」

侍者飛快逃走，留下面紅耳赤的我。丟臉丟臉，連台北男人不用手帕都不曉得，真是沒見過世面，難怪被那位女士恥笑。

越來越覺得自己落伍。我的浪漫境界，還停留在「亂世佳人」的階段。亂世佳人片尾，郝思嘉知道白瑞德要走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。白瑞德船長皺眉，瀟灑的掏出一條白手帕遞給郝思嘉：「還是老毛病改不掉，永遠忘記帶手帕。」

「你不能走！」郝思嘉哭道：「你走了，我怎麼辦呀？」

「夫人，」白瑞德船長風度翩翩一鞠躬道：「這他媽的和我毫無關係。」

風流的白瑞德船長那條手帕，還有那句漂亮的粗話，當年真令我崇拜得五體投地。有爲者，亦當若是！

多少年來，我永遠不忘記帶手帕，可惜從未有機會遞給爲自己而哭的美女擦眼淚，好不容易逮到機會獻上手帕了，想不到換來一句：「現在還有男人用手帕

啊？」真是反高潮，卅年風流夢，從此夢醒。

白瑞德的時代，是沙豬掛帥的時代。男人有條手帕，管用極了。郝思嘉永遠忘記帶手帕，必須白瑞德獻上，雖是「亂世佳人」電影裡的小節，人人看了都不會忘記。現在想來，這正是從前沙豬教育成功的地方，暗暗點破女子無用，凡事必須依賴男人，無形中教化了多少男女。現在的新女性，自然不必依賴男人的手帕了。「現在還有男人用手帕啊？」一句話，乃如暮鼓晨鐘，打破多少風流沙豬迷夢。

然而左思右想，我還是不懂，為什麼台北男人不再用手帕。

用面紙不用手帕的風氣，是什麼時候開始流行起來的？也許，這也是「一用即棄」文化的副作用？一用即棄的牙刷、一用即棄的碗筷、一用即棄的面紙……從衛生的觀點看，的確夠衛生了。手帕不借給別人，可以減少傳染愛死病的機會——是了，這一定和愛死病流行有關！自從愛死病氾濫成災，誰肯借手帕給別人？

老電影裡的手帕，有其象徵意義。男人的手帕，是給女人擦眼淚用的。女人的手帕呢？是故意丟在地上，給男人撿來歸還用的。所以手帕，其實也是性的象徵。男人的手帕，代表征服；女人的手帕，代表屈服。

不用手帕的時代，則是衛生紙的時代、愛死病的時代、男女平權的時代。這麼說來，不用手帕用面紙，的確是進步了，但是論浪漫情調則不免稍打折扣。您能夠想像，如下的那一幕嗎？

郝思嘉知道白瑞德要走，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。白瑞德船長皺皺眉，瀟灑的掏出兩張面紙遞給郝思嘉：「還是老毛病改不掉，永遠忘記帶面紙。」

或者，您能夠想像如下的那一幕？

漂亮的女士落下一塊白忽忽的東西，英俊的男士趕緊一個箭步趨前撿起來說：「小姐，妳的面紙掉了。」

行嗎？

看來手帕還是有作用的。沒有手帕的時代，恐怕不容易拍出傳統的浪漫電

影。

不同的場合，手帕起著不同的作用。在過去，手帕也可象徵身份和地位。面紙祇有「功能」，手帕卻有「作用」。

仔細想來，所有一用即棄的東西，都祇有「功能」而無「作用」。這恐怕是因為一用即棄的東西，僅保存了物品功能層面的單一屬性，別的屬性都喪失了。您不會拿面紙傳遞愛情，卻會用手帕傳遞愛情。這又是一用即棄品的另一特徵，除了功能的屬性外，不能再負荷其他的屬性。

一用即棄的文化，強調物品的功能屬性，因此物品成爲單純而均質的實用品，喪失了意義上的多重曖昧性。

話扯遠了。無論如何，男人不用手帕，大約還是一項進步，它使沙豬男人無所施其技。手帕和鈔票一樣，將從男人的口袋光榮退伍。說到信用卡，我也從不使用信用卡，因爲我總覺得，信用卡是假的，鈔票才是真的，正如面紙是代用品，手帕才是真品。可惜真品總是爲贗品所取代，因爲贗品才能一用即棄。這是

以假亂真的時代，男人的手帕，恐怕也祇有留給自己用，擦拭男人的眼淚了。

(一九八八·九·十七 聯合報)